



点点微光聚丹崖

刘小兵/文

弹指一挥间，到丹崖山麓这所学校工作已经三年。泽以长流方及远，三年相遇五行宽，我们从最初的相遇到现在基本相识。当一切就要熟悉起来时，我渐渐老了。人们常说，熟悉的地方无风景，可我们就在丹崖风景中。面山而居，我发现，每到傍晚，丹崖山健步道两旁的路灯就会亮起，随着山势，蜿蜒到山顶，给青黛的黑幕镶上荧光，仿佛星星缀满夜空。

我想，于学校而言，你我就像那一束束光，齐聚丹崖，也会灿烂一片，照亮学生的心田，照亮学校的前程，成就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景。

我愿成为其中的一束微光，发自己的热，出自己的力，然后和光同尘，汇聚正能量。

首先，尽力做好我自己。我是一束光，为了散发更多的热，必须积蓄自己的能量。

作为一名语文教师，我奉行“学以致用”的观念，不断接受师德师风教

育，学习教学技能，提升个人职业竞争力，通过研训等方式，了解教育教学前沿动向，拓展自己的知识广度，提高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能力。作为一名校级领导，我努力提升个人管理能力，统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，学习业务管理、时间管理、人际关系管理等相关知识和技巧，提升自身素质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做好自己，就要身体力行。攻读教育硕士期间，王尚文教授的一句话深刻影响了我。他说，教师能教的就是自己。我时刻以此鞭策自己，要求教师做到的，自己也要做到。所以我常做课题，常写论文，因为自己不行动，怎么知道科研的艰辛？又怎能给教师一点帮助和指导？要求学生做到的，我也努力先做。所以，学生会背的，我也会背；学生写作文，我也经常下水作文。

其次，成为光，汇聚光，必须尽力做好我们。

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智者既能奋发不休，又能尽人事，顺天命，懂

得审时度势，相机行事。学校的发展，必须调动起全体教职工的能量。以前说，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现在的动车组，每节车厢搭载电能，通过牵引系统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，从而推动列车行驶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是“牵引系统”，要牵引教师朝着学校与学生发展的轨道，当好参谋，交流探讨，共同商量、实施、完成各项工作。尽力当好教师的服务者，教师的发展是学校发展的基石。这几年，我校的年轻教师多起来了，每每看到他们，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，因为他们与我儿子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，有相同的学习背景，有相同的就业环境。他们在课堂教学、学生管理、职业规划上都会有一些疑惑和困惑，我努力做好他们的引路人。工作中，肯定还有许多瑕疵，但我始终坚信：工作上的意见不一，甚至出现一些小插曲，这都不是事，并不影响我们的同事情。人生哪能都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。套用今年暑期

师德培训一位老师的发言：相信教师的个人力量，相信集体的力量，相信相信的力量。

三年来，我曾几次登顶丹崖。山，还是这座山；树，还是那些树。但因为登山时节的不同，总会领略不同的风景，收获不同的心情。特别是下得山来，看着山体庇护、绿树掩映的这所学校，油然而生“人在山中走，校在画中游”之感。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的和谐统一，在这里得到了精巧的注释。

在这里，我们喜欢光，追随光，成为光。作为光的存在，发自己的热，出自己的力。然后，聚焦一起，就会熠熠生辉，光彩夺目。

忆中学班主任

解忧/文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中学班主任王老师的身影总是格外清晰。他个头不高，但是额头闪闪发光，仿佛藏着无尽的智慧光芒。他每天都是那么精神饱满，上课时声音十分洪亮，那充满力量的话语在教室里回荡，轻易抓住每一个同学的注意力。他多才多艺，放学后的排球场上，常常能看到他活力四射的身影。

有一次上课，他竟给我们表演吹笛子，悠扬的笛声瞬间充盈了整个教室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，没想到老师还有这么一手绝活。

他有时很严厉，但从不责骂学生。班会课训话时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振振有词，那一刻，教室里鸦

雀无声，我们从他身上读懂了谆谆教导的含义。不知何时起，我成为他关注的对象，每当我上课不认真听讲，他便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教导一番。久而久之，我习惯了他的教导，甚至偶尔不去办公室，还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总会找几个问题跑到办公室和他交流一下。

受他的影响，我开始认真学习，践行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的古训，每天三四点钟起床读书，悄悄做好饭就去上学。这成了我的学习法宝，成绩突飞猛进，从中游跃至班级前列，甚至考到年级段第一。那时的我雄心壮志，把获得老师的关注当成努力的方向，我被老师当作勤奋学习的典型，获得各种奖项。

王老师的家离学校很近，就在老街的运河旁，两间老式的黑瓦顶的两层楼。放学了，看着班主任提着篮子，带着食堂里的菜，晃悠着回家，我时常跟在他身后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他的老丈人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小店，我们可以时常看到他在小店里的身影。师母和他都是数学老师，她是高高的个子，不善言谈，见到我们时会偶尔微笑，我们每次和她打招呼，都会从她的微笑中得到一种鼓励。

多年以后，我也成了一名教师，远走他乡。那时的我意气风发，并不愿意回到母校任教，觉得只有在外面干出一些成绩来，才有脸面回去见王老师。没想到，我就这么一去几十年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在一次校际活动上，我偶遇了王老师，吃饭期间，桌子旁坐满了校长、书记等领导，我很兴奋，虽然不胜酒力，但是向王老师连敬三杯，他话不多，腼腆地和我寒暄了几句。在这桌中，他是教龄最长的，却一直是一位普通的教师。他似乎一直淡泊名利，甘于平凡。看着他，不由得想起那句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”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慨。

漂泊他乡从教多年后，经历了无数的坎坷。回到老家，重走初中时的上学路，我又想起了王老师提着篮子，每天来回于家与学校之间的身影。我突然开始羡慕他的人生，曾经不屑的平凡恬淡，却是我多少年后求而不得的。

青春寻梦

胡胜盼/文

新的学期开始了，和孩子们一样拿到了新书。只不过对孩子们而言，新书的名字叫“新课本”；而对于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来说，则叫“新教材”。不一样的是称谓，一样的是心情，孩子们见到新书是兴奋的，我的心情亦如他们。

捧读油墨飘香的新书，我思绪飞扬。这种感觉是那样熟悉，仿佛就在昨日。对于书的痴恋，起于求学时节。我近乎偏执地认为，爱书的人是会受到书的眷顾的，或许这就是“绿叶对根的情意”。

读教本的感觉与读其他的书大不相同。读教本是在“时光错移”

中进行的。熟悉的不仅是文字，还有师长的谆谆教诲，儿时学伴的一颦一笑。那些陪伴我们共同成长起来的文字总是能引发我们太多“不知今夕何夕”的感慨。

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千百种，我一直以为在这千百种职业中，有太多的职业是“寻梦职业”。最典型者莫过于演员，而教师也当是归属于“寻梦职业”的。人的一生能从事“寻梦职业”，不仅幸运，而且幸福，因为这帮助我们实现了人生的回放，从而延展了我们的人生。

演员的“寻梦”在于能尝试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在角色的塑造中演绎人生，在舞台上体味酸甜苦辣、人情冷暖，在完成不同角色的

同时，阅历一道道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。所以，称演员的职业是“舞台人生”。与“舞台人生”对应，有“人生舞台”。我认为，“舞台人生”与“人生舞台”是不同的。舞台上的生活多姿多彩，而人生的舞台却相对单一。然而“舞台人生”与“人生舞台”毕竟是紧密相连的，舞台上的一幕幕悲喜剧来自鲜活的生命轨迹。

如果说演员的“寻梦”需借助粉墨的话，那么教师的“寻梦”是实实在在的“生命进行时”。

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人的一生何其短暂，自觉昨日还是旭日初升，不觉今日已是日过当午。人生的遗憾之

一在于永远无法留住时光，因而人生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。我相信人对逝去的时光，对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，都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留恋的。

生理上的由盛而衰最终难以抗拒，但心理上的返老还童却是可能。当我们从事的职业使得我们经常处于时空穿梭中，我们便会忘却衰老，我们的心灵时刻保持着年轻。作为教师，跟孩子们对话，跟孩子们一起生活，呼吸青春的气息，这本身就是最值得骄傲的青春资本。读着当年读过的文章，回忆着曾经的恰同学少年，我们心底流动的激情，又有谁能说不是青春的迸发？

精致和谐 大气开放 ——记陈墀先生书法

陈志刚/文

陈墀先生退休已近三十年了，他教我们高中时可能就是最后一届。我虽未曾专门向他学过书法，然每每忆起先生摇头晃脑念古文，全神贯注写板书，握一支粉笔如将军当阵，或正取或斜刺或圆转或旁击，不觉深憾当初学生之幼稚，未能追随先生一二，窃得二三绝学也。

二十多年前，先生尚在太平老十

字街头泼墨挥毫出售对联。观其一丝不苟，正襟危坐，提挫顿按，笔力千钧，俨然大师风范，不由肃然起敬。红联金字，笔墨飞动，力透纸背，时常观者如堵，购者不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我偶一逢见，便在一旁细细揣摩其笔法，总是不得其要，恨不得终生为先生铺纸研墨耳！而今先生已耄耋之年，早已不再当场作字了，家中订约之联常应接不暇。每览街头，我不禁怅然若失。然每过一摊一店之门，不时见高高张贴的先生墨宝，不禁欣然如遇故人，观其银钩铁画悬针垂露，默识之，手舞之，流连不忍去也！记得市中心客站原有的一联：“闯东西南北一帆风顺，追日月星

辰万里鹏程。”横批：“好运如潮。”当真是字联俱佳，心手双畅！

心念已久，曾三度叩访得一见。非先生傲也，盖先生散淡如云，又不愿配手机，两度错之。第三次约好，先生竟不去午休专候于我，与我倾谈书坛逸事及人生过往，令我受益良多。先生亦大为激赏启功先生和温岭本地野萍先生之字，极是称赞启功书法的外秀内刚之美及金针度人的学人风范，又深憾野萍先生若居于大都市间，其书名之盛，远超如今百倍矣。言及当下流行书风的以丑、怪为美，先生感言：如同写武侠小说至金庸、古龙已是极限，再写下去已无人能突破，传统书法亦历经数千年，到“二王”早已是巅峰，后继者自料难以超越，只好剑走偏锋，另辟蹊

径，搞得花里胡哨、“四不像”，极易误入歧途、误人子弟，哗众取宠也！先生至论，特录之。

先生于行楷最见功力。小字精致绵密、秀美飘逸，宛若朵朵莲花乍放一池清芬；大字尤其榜书，如其家门口的对联“天地乘龙卧，关山跃马过”，写得当真是天高地迥，气象开阔。其笔法之精到，结体之严谨，线条之流畅，气度之雄伟，亦丝毫不输于大家野萍也！

记得我结婚时，想请先生写副对联。先生欣然应之，知我好诗文，便让我想好字句后告诉他。我好不容易想出两句：“同雨同风同世界，共山共水共一生。”先生那头已挥成一联：“惟求爱永恒，一生同伴；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呵呵，先生大才！